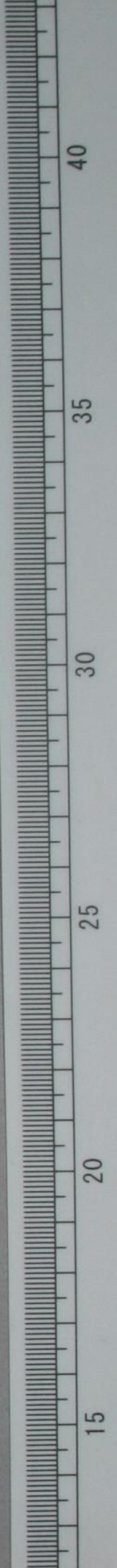




甌北詩話

麟

土岐文庫
文庫17
W56
1



文章 17
W56
1

趙甌北學

十家詩話

010185192127

李青蓮	杜少陵	韓昌黎	白香山
蘇東坡	陸放翁	元遺山	高青邱
吳梅村	查初白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庵氏寄

甌北詩話題辭

古無詩話之目矣。詩話即隨筆也。唐宋諸公，有記述者，閒及古人詩賦，未曾以此名之。司馬歐陽之錄出，而詩話隨筆始歧。而寥寥短簡，不過桂林一枝已。至如今唐詩話，詩林廣記，良雖成帙，遂是詩人小傳，亦不過資談鋒，健牙頰已。及阮閱胡仔之輩，有總龜叢話之作，搜羅蒐輯，裒然巨帙，實為騷壇之一大莊觀。不啻裨詩學，亦足以

廣聞見長才識矣。嗣之洪景廬編五筆多論及茗溪之所載王懋妣寬諸人。又從摺撫商覈則隨筆亦由詩話而盛矣。要之隨筆詩話惟宋人為富。元明諸儒有著錄者亦唯沿襲無別呈面目者焉。近時袁子才著隨園詩話卷褻洪繫而所載同時來往酬酢者居多。是乃詩話之體小變矣。至趙公雲松十家詩話不復零零碎碎論單句隻言一掃宋元以來之習氣務騁神識不

持畸僻偏見可謂偉哉。蓋趙公以史學擅長其餘陔餘叢考武功紀盛隨筆詩文全隸具在其學富才瞻較可與宋諸名家拮抗爭衡矣。且詩話所道不啻不趁前人牙頰別有獨造儘或及其人履歷年時考覈雖則夫子史學餘習也。試不以此為詩轉以資於時世理亂之證券所謂不龜手之藥異用而切蓓者非耶。乃趙公詩話竟不隊尋常隨筆之窠窟適足以補苴正史之

不備豈不更偉乎哉。書價玉蠟就詩佛先生請校閱訂正。將以翻刻公布。而先生有西遊之舉。無遑竣事。於是余頌其勞。青蓮至坡公五卷校閱句讀。加以鄙見。切訖矣。附之剞劂氏。後又得一本。十卷外更有二卷。夫此著以十家命意。不容有衍餘。因詳之。則此書成於嘉慶七年壬戌。後錄有今甲子歲之文。適是嘉慶之九年也。蓋此書脫稿之後。猶滂爾赴筆。豈得非趙公當時

以為鷄肋門人小子。為蛇添足耶。雖然。辟之嗜味者。不以多厭。如好酒者。必有婪尾之情。寧可不合刻。而適於饒人之懷耶。回亦加校閱。鐫以附屬。嗟此書一行。則詩學之習必大。一變矣。乃溯以至於史。又至于經。亦未可知也。果然耶。是進雕蟲之技。以為屠龍之術也。豈不亦一大盛事耶。是余之所以樂序道也。

文政十年丁亥季冬十又八日

江戸

它山唐公愷鴻佐父撰



甌北詩話序

自宋元來論詩者無慮數百家要之皆霄淺之見揚同乎己者抑異乎己者無益於詩學是為河漢之言書賈玉巖翻雕甌北詩話欲以布于世携一部來問序於余讀一過頗通其詳略其為話也標舉自唐至清十家細論各家才分境地廣而不濫約而必精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是為金玉之言且夫甌北先生學問博大詩才縱橫當時諸公咸推服之而此詩話是晚年

所筆最極其本領。如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又如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後之學詩者，其何可不以習讀此詩話乎。自今而後學詩者，習讀此編以擴其才，漸進其功，則十家之妙境，駸乎其可到矣。此編在當今詩世界，實是升天架空雲梯也。學仙換骨神丹也。

文政戊子花朝 雲山居士宮澤雉識



甌北詩話小引

少日閱唐宋以來諸家詩，不終卷而已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不過如世之選家畧得大概而已。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始知其真才分真境地，覺向之所見猶僅十之二三也。因竊自愧悔，使數十年前早從此尋繹得識各家獨至之處，與之相上下，其才高者可以擴吾之才，其功深者可以進吾之功，必將挫籠參會，自成一派，惜乎老知耄及，精力已衰，不復能與古人爭勝，然猶幸老而從事於此，雖不能力追而尚能見到，差勝於終身不窺堂奧者。因念世之有才者，何限度亦如余之輕心掉過，必待晚而始知，則何如。

區才言言 卷一
以余晚年所見使諸才人早見及之可以省數十年之
孰視無睹是於余雖不能有所進而於諸才人實大有
所益也爰就鄙見所及畧爲標舉以公諸同好焉
嘉慶七年五月甌北老人趙翼識

甌北詩話目錄

- 卷一 李青蓮詩
- 卷二 杜少陵詩
- 卷三 韓昌黎詩
- 卷四 白香山詩
- 卷五 蘇東坡詩
- 卷六 陸放翁詩
- 卷七 放翁年譜
- 卷八 元遺山詩 高青邱詩
- 卷九 吳梅村詩
- 卷十 查初白詩

卷一	李青蓮詩
卷二	李青蓮詩
卷三	李青蓮詩
卷四	李青蓮詩
卷五	李青蓮詩
卷六	李青蓮詩
卷七	李青蓮詩
卷八	李青蓮詩
卷九	李青蓮詩
卷十	李青蓮詩
卷十一	李青蓮詩
卷十二	李青蓮詩
卷十三	李青蓮詩
卷十四	李青蓮詩
卷十五	李青蓮詩
卷十六	李青蓮詩
卷十七	李青蓮詩
卷十八	李青蓮詩
卷十九	李青蓮詩
卷二十	李青蓮詩
卷二十一	李青蓮詩
卷二十二	李青蓮詩
卷二十三	李青蓮詩
卷二十四	李青蓮詩
卷二十五	李青蓮詩
卷二十六	李青蓮詩
卷二十七	李青蓮詩
卷二十八	李青蓮詩
卷二十九	李青蓮詩
卷三十	李青蓮詩
卷三十一	李青蓮詩
卷三十二	李青蓮詩
卷三十三	李青蓮詩
卷三十四	李青蓮詩
卷三十五	李青蓮詩
卷三十六	李青蓮詩
卷三十七	李青蓮詩
卷三十八	李青蓮詩
卷三十九	李青蓮詩
卷四十	李青蓮詩
卷四十一	李青蓮詩
卷四十二	李青蓮詩
卷四十三	李青蓮詩
卷四十四	李青蓮詩
卷四十五	李青蓮詩
卷四十六	李青蓮詩
卷四十七	李青蓮詩
卷四十八	李青蓮詩
卷四十九	李青蓮詩
卷五十	李青蓮詩
卷五十一	李青蓮詩
卷五十二	李青蓮詩
卷五十三	李青蓮詩
卷五十四	李青蓮詩
卷五十五	李青蓮詩
卷五十六	李青蓮詩
卷五十七	李青蓮詩
卷五十八	李青蓮詩
卷五十九	李青蓮詩
卷六十	李青蓮詩
卷六十一	李青蓮詩
卷六十二	李青蓮詩
卷六十三	李青蓮詩
卷六十四	李青蓮詩
卷六十五	李青蓮詩
卷六十六	李青蓮詩
卷六十七	李青蓮詩
卷六十八	李青蓮詩
卷六十九	李青蓮詩
卷七十	李青蓮詩
卷七十一	李青蓮詩
卷七十二	李青蓮詩
卷七十三	李青蓮詩
卷七十四	李青蓮詩
卷七十五	李青蓮詩
卷七十六	李青蓮詩
卷七十七	李青蓮詩
卷七十八	李青蓮詩
卷七十九	李青蓮詩
卷八十	李青蓮詩
卷八十一	李青蓮詩
卷八十二	李青蓮詩
卷八十三	李青蓮詩
卷八十四	李青蓮詩
卷八十五	李青蓮詩
卷八十六	李青蓮詩
卷八十七	李青蓮詩
卷八十八	李青蓮詩
卷八十九	李青蓮詩
卷九十	李青蓮詩
卷九十一	李青蓮詩
卷九十二	李青蓮詩
卷九十三	李青蓮詩
卷九十四	李青蓮詩
卷九十五	李青蓮詩
卷九十六	李青蓮詩
卷九十七	李青蓮詩
卷九十八	李青蓮詩
卷九十九	李青蓮詩
卷一百	李青蓮詩



甌北詩話卷一

陽湖趙翼 雲崧

李青蓮詩

李青蓮自是仙靈降生司馬子微一見卽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亦卽呼爲謫仙人放還山後陳畱採訪使李彥允爲請於北海高天師授道籙其神采必有迥異乎常人者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於雕章琢句亦不勞勞於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若論其沉刻則不如杜雄鷲亦不如韓然以杜韓與之比較一則用力而不免痕迹一則不用力而觸手生春

此仙與人之別也

青蓮一生本領卽在五十九首古風之第一首開口便說大雅不作騷人斯起然詞多哀怨已非正聲至揚馬益流宕建安以後更綺麗不足爲法迨有唐文運肇興而已適當其時將以刪述繼獲麟之後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直欲於千載後上接風雅蓋自信其才分之高趨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

青蓮集中古詩多律詩少五律尚有七十餘首七律只十首而已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於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

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如洗兵條支海上

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戰南

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

金甲

朝無

邊月隨弓影胡霜拂劒花

塞上

笛奏龍吟水簫鳴

鳳下空

行樂

何嘗不研鍊何嘗不精采耶惟七律究未完

善內有送賀監歸四明及題崔明府丹竈二首尚整練合格其他殊不足觀且有六句爲一首者蓋開元天寶之間七律尚未盛行至德以後賈至等早朝大明宮諸作互相琢磨始覺盡善而青蓮久已出都故所作不多也

詩家好作奇句警語必千錘百鍊而後能成如李長吉石破天驚逗秋雨雖險而無意義祇覺無理取鬧至少

陵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昌黎之巨刃
 磨天揚乾坤擺礮礮等句實足驚心動魄然全力搏克
 之狀人皆見之青蓮則不然如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
 輪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如沙塵
 上雲舉手弄清淺誤攀織女機遊秦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
 高於瓦官閣橫江詞皆奇警極矣而以揮灑出之全不見其
 錘鍊之迹其他刻露處如長風入短袂兩手如懷冰新年
 客土植危根逢春猶不死樹中草蟪蛄啼青松安見此樹老
 古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獨漉篇莫捲龍
 鬚席從他生網絲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白頭吟皆人所
 百思不到而入青蓮手一若未經構思者後人從此等

處悟入可得其真矣

馬下宜補
 容字

青蓮工於樂府蓋其才思橫溢無所發抒輒借此以逞
 筆力故集中多至一百十五首有借舊題以寫己懷述
 時事者如將進酒之與岑夫子丹邱生共飲門有車馬
 行有云嘆我萬里遊飄飄三十春空談帝王畧紫綬不
 掛身梁甫吟專咏呂尚酈生以見士未遇時為人所輕
 及成功而後見天馬歌以馬喻己之未遇冀人薦達此
 借舊題以自寫己懷者也猛虎行全敘安祿山之亂有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馬翻銜洛陽草等句此借舊題以
 寫時事者也其他則皆題中應有之義而別出機杼以
 肆其才乃說詩者必曲為附會謂某詩以某事而作某

詩以某人而作詩人遇題觸景卽有吟咏豈必皆有所爲耶無所爲則竟不作一字耶卽如蜀道難本亦樂府舊題而黃山谷誤信舊註以爲刺章仇兼瓊之有異志宋子京又據范攄雲溪友議以爲嚴武帥蜀不禮於故相房琯并嘗欲殺杜甫故此詩爲房杜危之不知章仇在蜀正當天寶之初中外晏安臣僚貼服豈有所顧慮青蓮荅杜秀才有云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則章仇并能下士者更無從致訊至嚴武先後鎮蜀在肅代兩朝而青蓮天寶初入都卽以此詩受賀知章之賞識其事在嚴武帥蜀前且二十年其爲附會更不待辨又如胡無人一首中有太白入月敵可摧之句適

與祿山被殺之讖相符說者又謂此詩預決祿山之死不知太白入月本天官家占驗之法豈專指祿山且此篇上文但言戎騎窺邊漢兵殺敵之事初不涉漁陽一語也卽此二首觀之可破穿鑿之論矣

李陽冰序謂唐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青蓮而大變掃盡無餘然細觀之宮掖之風究未掃盡也蓋古樂府本多托於閨情女思青蓮深於樂府故亦多征夫怨婦惜別傷離之作然皆含蓄有古意如黃葛篇之蒼梧大火流暑服莫輕擲此物雖過時是妾手中跡勞勞亭之春風知別苦不遣柳條青春思之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皆醞藉吞吐言短意長直接國風之遺少陵

已無此風味矣

古詩五十九首非一時之作年代先後亦無倫次蓋後人取其無題者彙爲一卷耳如第十四首述用兵開邊之事訊明皇黷武則天寶初年事也第十九首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則安祿山陷東都時也二十四首鋪張鬪雞之賈昌則開元中事也三十四首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則鮮于仲通用兵雲南時事也三十七首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旁則自供奉翰林後放還山時作也長洲許元祐指第十四首卽以爲征雲南而并欲改詩中三十六萬人爲二十六萬謂雲南之師實二十萬人也不知此篇開首卽云胡關饒風沙又有天驕毒

威武等句皆指塞外戎虜何嘗有一字涉南蠻耶青蓮少好學仙故登真度世之志十詩而九蓋出於性之所嗜非矯托也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總欲有所建立垂名於世然後拂衣還山學仙以求長生如贈裴仲堪云明主倘見收烟霄路非遐時命若不會歸應鍊丹砂從駕溫泉贈楊山人云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贈衛尉張卿云功成拂衣去搖曳滄洲旁贈韋秘書云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別從甥高五云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登謝安墩云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其視成仙得道若可操券致者蓋其性靈中所自有也

青蓮詩文最多自李陽冰作序時已謂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云故集中轉有贗作為後人攙入者黃山谷云長干行二首妾髮初覆額太白自作也憶妾深閨裏李益尚書作也太白如富貴人終不作寒乞語他人則自露小家氣象耳又集中去婦詞一首實即顧况棄婦詞後人增數句而編入李集者然此猶皆唐人所作故置之李集中亦不甚相遠又有五代時人所作而亦混收入者東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詩有貫休書有亞棲村俗之氣大抵相似近日曾子固編太白集有贈僧懷素草書歌及笑矣乎悲來乎數首皆貫休以下詩格必非太白所作不知曾公何以信為

真作也是東坡已別之甚嚴今按贗作尚不止此少年行末幅云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狗書受貧病男兒百年且榮身何須狗節甘風塵衣冠半是征戍士窮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長百丈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姻親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試以青蓮他詩讀之有此村氣耶東坡讀太白姑熟十咏大笑曰贗物敗矣豈有李白作此語者見陸放翁入蜀記青蓮自翰林被放還山固不能無怨望然其詩尚不甚露懟憾之意如贈蔡舍人雄云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寃贈崔司戶云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答王十二寒夜獨酌云一談一笑失顏色蒼蠅貝錦喧謗聲贈宋少府

云早懷經濟策特受龍顏顧白玉棲青蠅君臣忽行路
皆不過謂無罪被謫而出耳獨雪讒詩有云彼人之猖
狂不如鵠之疆疆則指讒者也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鵠
之奔奔則指楊妃也其下并以姐已褒姒爲比甚至以
呂后之私審食其秦后之嬖嫪毐喻楊妃之淫穢則更
指斥醜行毫無顧忌青蓮胸懷浩落不屑屑於恩怨何
至誹謗如此恐亦非其真筆也

青蓮避安祿山之亂南奔江左後爲永王璘招入幕中
坐累得罪之事就其詩核之亦有可得其次第者扶風
豪士歌云洛陽三月飛胡沙白骨相撐如亂麻我亦東
奔向吳國來醉扶風豪士家按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祿

山反十二月陷洛陽其曰三月則十五載之春自洛南
奔也猛虎行竄身南國避胡塵之下卽云昨日方爲宣
城客是南奔先至宣城也又有亂後將避地剡中贈崔
宣城詩則至宣城後本欲入剡然贈王判官云大盜割
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則入剡未
果卽往廬山也後有贈江夏太守詩自敘被永王璘招
致入幕之事云半夜水軍來迥脅上樓船是璘至尋陽
始招致之而舊唐書謂白謁見璘於宣城者非也青蓮
本學縱橫術以功名自許其從璘正欲藉以立功故所
作永王東巡歌第二首卽云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
笑靜胡沙已隱然以謝安自許是時璘未有異志及見

所至富饒始有窺江左意然猶未敢顯言青蓮固未知之故第五首云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方美其能勤王末章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猶望其成功入京奏凱也即所云雲夢開朱邸金陵作小山小山朱邸亦是藩王之事且在水軍宴與幕府諸公詩云願與四座公靜談金匱篇所冀旄頭滅功成追魯連亦正以討賊為志也然則謂青蓮有從亂之意固不待辨也獨是璘初未顯言及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乃借端發怒使渾惟明襲希言李廣琛趨廣陵則已顯然為逆詩中有王出三山按五湖之句是已隨璘自金陵東下豈猶不知其悖逆直至璘敗丹陽始奔逃耶

巴山按溫
史唐肅宗
紀甲辰永
王璘擅兵
東巡軍容
甚盛然猶
未露割據
之謀兵郡
大守無江

南東齊末
訪使李希
言平璘璘
詰其擅引
兵東下之
意璘怒胡
身之曰方
鎮位佳等
夷者平牒
蓋平交文
字不加敬
異也

蓋已入璘軍中前後左右莫非璘兵遂不能自脫必至敗亂時始可得間逃出耳然其南奔詩云主將動讒疑王師忽離畔賓御如浮雲從風各消散似反謂李廣琛等之反正歸國者為離畔其愚亦甚矣且其自洛陽南奔詩有云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亾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又云蕭曹曾作沛中吏攀龍附鳳會有時是直欲因亂而圖風雲際會且永王東巡歌內有云我王戰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則竟以太宗比璘其語言亦太不檢矣宜其身陷重罪雖以崔渙宋若思之辨雪終不免夜郎之行也

青蓮胸懷灑落雖經竄徙亦不甚哀痛惟上崔渙百憂

章有星離一門草擲二孩之語最爲慘切蓋在獄中作也及流夜郎途次別無悲悴語至江夏陪薛明府宴興德寺已有詩紀遊又遇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某漢陽宰王某觴之於南湖張謂請名此湖青蓮卽名之曰郎官湖西塞驛寄裴隱云空將澤畔吟寄爾江南管贈辛判官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贈劉都使云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則被謫後賓客尚多而欲其資助以償酒債贈常侍御云登朝若有言一訪南遷賈贈易秀才云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皆無侘僚無聊之感至永華寺寄尋陽羣

侘僚失意貌

官云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別賈舍人云何必兒女仁相看淚成行則更能自排遣矣及半道赦歸卽有且爲君槌碎黃鶴樓君亦爲我倒翻鸚鵡洲之句又漢陽病酒寄王明府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赦放巫山陽其下卽云願掃鸚鵡洲與君醉干場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羣芳其豪氣依然如故也

青蓮救郭子儀及坐永王璘事得子儀救解此見樂史序中謂白有知鑿客并州時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爲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白坐永王璘事子儀請以己官爵贖其罪上許之而免誅云新唐書本傳亦載之然青蓮集中無一字與子儀往來者當其繫獄時以詩上

崔渙宋若思求雪。如果有德於子儀，豈無一字乞援。卽或道遠不相及，而子儀救釋之後，何又無一字述其恩。記其事，則此事之有無，未可信也。集中有贈郭將軍一首，云將軍少年出武威，入掌銀臺護紫微。此又非子儀履歷，當另是一人。

贈張相鎬詩云：臥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鄰。聞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按張鎬以宰相兼河南節度使，出帥河南。在至德二載之秋，而永王璘之敗在是年之春，璘敗青蓮卽亾，奔宿松，被繫尋陽獄，安得以詩贈鎬。豈亾奔宿松時，尚未被繫，聞鎬將至，以詩干之耶。青蓮雖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集中有畱別

金陵諸公詩題云：聞李太尉大舉秦兵百萬出征，懦夫請纓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還。按李光弼爲太尉在上元元年，統八道行營鎮臨淮，青蓮於乾元二年赦歸，是時已在金陵矣。一聞光弼出師，又欲赴其軍，自効何其壯心不已耶。或欲自雪其從璘之累耶。贈泗州僧伽歌云：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末云：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按傳燈錄僧伽大師，唐高宗時在泗州建普光王寺。中宗景龍二年遣使迎至京師，命住大薦福寺。三年三月三日示寂，敕命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默許送還泗州。卽異香騰馥，是僧伽示寂在景龍三年也。而薛仲邕所

編青蓮年譜青蓮生於武后聖歷二年則景龍三年僅十一歲豈能卽與僧伽論三車且云落魄江淮已久則必非十餘歲時也傳燈錄所記年歲或當有悞年譜據曾鞏序謂青蓮年六十四而李陽水誌青蓮之死在寶應元年由寶應元年逆溯六十四年當是聖歷二年所生然青蓮代宋若思薦已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七爲永王璘脅行道中奔亾臣及崔渙推覆實爲無辜按永王璘之敗在至德二載青蓮奔亾繫尋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及中丞宋若思驗出之若思之薦之卽在此時也是年年五十七則寶應元年之卒實只六十一歲恐年譜亦悞豈薦表少填三年如宋時之有實年官

年耶

放翁又謂僧伽歌太白舊集本無之乃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

青蓮妻許氏見曾鞏序謂白自蜀至楚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以女妻白因畱雲夢三年青蓮上安州裴長史亦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女孫便憩息於此至移三霜是青蓮娶許氏之明証也乃集中有流夜郎至烏江別宗十六環一首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適遭雲羅解翻謫夜郎悲拙妻莫邪劍及比二龍隨慚君湍波苦千里遠從之似青蓮竄時宗氏妻與之偕行而氏弟璟送之者則又有一宗氏妻矣然此詩上文云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又似故相之後此不可解也豈刻本悞許爲宗耶或許氏妻

先亾繼娶宗氏耶按青蓮先有送內尋廬山女道士李騰空詩及在尋陽獄又有寄內詩云多君同蔡琰流淚請曹公流夜郎後又有寄內詩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則其妻又畱居豫章而未嘗從行然則宗十六之姊如雙劍之相隨者又何人也集中有畱別西河劉少府詩云余亦如流萍隨波樂休明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此是客并州時作與此無涉

青蓮少時曾為無賴子所困得陸調救解集中有贈調詩云我昔鬪雞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君開萬人叢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脫余北門厄此亦其逸事也

杜少陵曾官拾遺青蓮亦曾有此官劉全白撰墓碣云代宗登極廣拔幽滯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即逝矣新唐書亦載之既聞命而卒則及身曾受此官是青蓮亦可稱李拾遺也

按李杜同時據年譜及諸傳序青蓮卒於寶應元年年六十四少陵卒於大歷五年年五十九是杜小于李十

三歲其卒也亦後于李八年

卽以贈韋左丞爲第一首謂此首布置最得正體前賢
皆錄爲壓卷云然此詩乃詣京師考試報罷將出都之
作則天寶六七載事也王洙本則以遊龍門奉先寺爲
首龍門在河南公遊東都在開元之末則此詩自在前
然公先在其父閑兗州官舍有登兗州城樓詩云東郡
趨庭日則又在遊東都之前自應列在卷首而以望嶽
遊南池宴歷亭諸詩次之今王洙本亦仍在奉先寺後
又前出塞爲秦隴兵赴交河而作尚是開元中事後出
塞爲東都兵赴薊門而作末章明言安祿山將反先脫
身逃歸則是天寶十四載之事此當在首卷兵車行之
後而王洙本及常熟本皆入秦州詩內謂在秦州時追

述者此有何據耶皆編次之誤也
宋子京唐書杜甫傳贊謂其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
古人而有之大概就其氣體而言此外如荆公東坡山
谷等各就一首一句嘆以爲不可及皆未說著少陵之
真本領也其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
一句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
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
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語微之謂其薄風雅該
沈宋奪蘇李吞曹劉掩顏謝綜徐庾足見其牢籠萬有
秦少游并謂其不集諸家之長亦不能如此則似少陵
專以學力集諸家之大成明李崆峒諸人遂謂李太白

全乎天才杜子美全乎學力此真耳食之論也思力所到卽其才分所到有不如是則不快者此非性靈中本有是分際而盡其量乎出於性靈所固有而謂其全以學力勝乎今姑摘數條於此有沉著至十分者有奇險至十二三分者略爲舉隅學者可類推矣

一題必盡題中之義沉著至十分者如房兵曹胡馬旣言竹披雙耳風入四蹄矣下又云所向無空濶真堪托死生聽許十一彈琴詩旣云應手鍾鈎清心聽鏘矣下又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以至稱李白詩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稱高岑二公詩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稱姪勤詩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登

慈恩寺塔云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赴奉先縣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北征云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述懷云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此皆題中應有之義他人說不到而少陵獨到者也

有題中未必有此義而冥心刻骨奇險至十二三分者如望嶽之盪胸生層雲决皆入歸鳥登慈恩寺塔之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三水觀漲之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送韋評事之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劉少府畫山水幃之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幃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韋偃畫松之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鐵堂峽之徑摩蒼穹蟠石與

本集云千
一作看

厚地裂木皮嶺之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桃竹杖之
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登白帝城樓之扶
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而曰西枝
弱水在西而曰東影正極言其地之高所眺之遠皆題
中本無此義而竭意摹寫寧過無不及遂成此意外奇
險之句所謂十二三分者也至於尋常寫景不必有意
驚人而體貼入微亦復人不能到如東坡所賞四更山
吐月殘夜水明樓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等句若不
甚經意而已十分圓足益可見其才力之獨至也

自初唐沈宋諸人創爲律體於是五字七字中爭爲雄
麗之語及盛唐而益出如賈至早朝大明宮之作少陵
王維岑參等皆有和詩詩中皆有傑句是也杜詩五律
究以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一聯爲最東西數千里
上下數百年盡納入兩個虛字中此何等神力其次則
星臨萬戶動月俯九霄多亦有氣勢至岳陽樓之吳楚
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今無不推爲絕唱然春秋時洞
庭左右皆楚地無吳地也若以孫吳與蜀分湘水爲界
則當云吳蜀東南坼且以天下地勢而論洞庭尚在西
南亦難指爲東南少陵從蜀東下但覺其在東南故耳
又七律中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亦是絕唱然換卻三峽錦
江玉壘等字何地不可移用則此數聯亦不無可議祇

以此等氣魄從前未有獨創自少陵故羣相尊奉爲劈
山開道之始祖而無異詞耳自後亦竟莫有能嗣響者
東坡舉歐陽公蒼波萬古流不極白鳥雙飛意自閒萬
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及坡自作令嚴鐘鼓
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
甘泉宮謂可以繼之然聲調已稍減元人月夜登樓一
聯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近時朱竹垞絕
頂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似較勝宋人也鄙作
觀西廠烟火云九邊塵靜平安火上苑春開頃刻花亦
頗近之他如滇南從軍云一軍皆甲晨聽令萬馬無聲
夜踏邊宿馬山祥符寺云半夜月明鴉鵲警九霄風急

斗星搖似亦有力然不能切定何地若切定地里又能
聲出金石則惟陳恭尹廣州鎮海樓一聯五嶺北來山
到地九州南盡水連天雖少陵亦當視爲畏友也
杜詩又有獨窺句法爲前人所無者如何將軍圍之綠
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沈槍寄賈
嚴二閣老之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江閣之野流行
地日江入度山雲南楚之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新
晴之碧知湖外草晴見海東雲秋興之香稻啄餘鸚鵡
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古詩內亦有創句者如宿贊公房
之明然林中薪暗汲石底井白縣高齋之上有無心雲
下有欲落石鄭典設自施州歸之攀緣懸根木登頓入

矢石閔山歌之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以
及石龕之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狻又啼皆是創體至如杜鵑行之西川有杜鵑東川無
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此究是題下註語而論
者引樂府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以爲杜詩所仿則
又信杜太過矣試思西川四句與全首詩中意有何關
涉耶

仿當作仿
即做字

李杜詩垂名千古至今無人不知然當其時則未也惟
少陵則及身預知之其贈王維不過曰中允聲名久贈
高適不過曰美名人不及而已獨至李白則云千秋萬
歲名寂寞身後事其自負亦云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

細故非高賢似已預識二人之必傳千秋萬歲者贈鄭
虔雖亦有名垂萬古知何用之句然猶是泛論也此外
更無有許以不朽者蓋其探源泝流自風騷以及漢魏
六朝諸才人無不悉其才力而默相比較自覺己與白
之才實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以一語吐露而不以
爲嫌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按是時青蓮及
身才名本已震爆一世李陽冰序謂其詩一出今古文
集過而不行則名滿天下可知而少陵雖流離困厄中
名亦與之相埒元微之序所謂時人稱爲李杜者也同
時已有任華者推奉二公特作兩長篇一寄李一寄杜
而不及他人是可見二公之同時齊名矣其後韓昌黎

亦李杜並尊調張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其奈石鼓何醉雷東野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酬盧雲夫云遠追甫白感至誠感春詩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熳長醉多文詞是其於二公固未嘗稍有軒輊至元白漸申杜而抑李微之序杜集云是時李白亦以能詩名然至於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少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窺其藩籬况堂奧乎香山亦云李白詩才矣奇矣然不如杜詩可傳者千餘首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善盡工又過於李焉自此以後北宋諸公皆奉杜爲正宗而杜之名

遂獨有千古然杜雖獨有千古而李之名終不因此稍減讀者但覺杜可學而李不敢學則天才不可及也黃山谷謂少陵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此蓋因集中有老去漸於詩律細一語而妄以爲愈老愈工也今觀夔州後詩惟秋興八首及詠懷古跡五首細意熨貼一唱三嘆意味悠長其他則意興衰颯筆亦枯率無復舊時豪邁沉雄之概入湖南後除岳陽樓一首外并少完璧卽岳麓道林詩爲當時所推者究亦不免粗莽其他則拙澁者十之七八矣朱子嘗云魯直只一時有所見創爲此論今人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斯實杜詩定評也

集中咏杜鵑，其有三首，其編在入蜀後者，王洙及常熟本皆以為感明皇被李輔國遷居西內而作，其曰：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末云：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固似為明皇而發，而夔州以後又有杜鵑二首，亦道其前為帝王，死後魂化為鳥生子，不自哺，寄百鳥巢，百鳥猶為哺之，而嘆其昔年曾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之紅，與前一首同一意也。此已在大歷年間，明皇崩已久，豈又為之寄慨耶？說詩者未可逞己意而好為議論也。

八哀詩中張曲江一首，但言其立朝孤介及出鎮荊州以後，專以風雅為後進領袖，而不及其他。按朝野僉載曲江先論安祿山有反相，因其討奚契丹兵敗，張守珪執送京師，曲江即判曰：穰苴出師先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於軍，祿山不宜免死，帝特謂曲江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故事而害忠良，遂特赦之。其後帝在蜀，思曲江之先見，遣使祭之於韶州。是曲江生平此一事最關國事之大，乃杜詩中絕無一字及之。即新舊唐書曲江本傳及守珪祿山傳亦不載，豈出於傳聞而非實事耶？然劉禹錫疏有云：罪謫官員雖量移不得與內地，此例自九齡建議，故雖有識祿山必反之先見，而終身無子云。禹錫距天寶不甚相遠，且形之章疏，則此事又人所共見聞，而非鑿空撰出者，不知杜詩中何

以遺之而新舊兩書亦不說及也

資治通鑑卻載明皇遣人祭曲江事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此語本有所自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史記平原君傳君之後宮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衣褐不完糟糠不饜淮南子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饜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此皆古人久已說過而一入少陵手便覺驚心動魄似從古未經人道者

書生窮眼偶值聲伎之宴輒不禁見之吟詠而力為鋪張杜集中如陪諸公子丈八溝納涼則云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陪李梓州泛江有伎樂則戲為豔曲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陪王侍御宴通泉攜酒泛江有

伎則云復攜美人登彩舟笛聲憤怒哀中流戎州宴楊使君東樓則云座從歌伎密樂任主人為江上獨步尋花至黃四娘家則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皆不免有過望之喜而其詩究亦不工如陪李梓州豔曲云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固已毫無醞藉戲惱郝使君云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則更惡俗殺風景矣

古人流寓往往先營居宅杜詩云杜曲幸有桑麻田又寄河南韋尹一首自注甫有故廬在偃師公頻有訪問云是杜曲偃師皆有少陵田宅不知何以寄妻子於鄜州蓋因祿山之亂河南長安所在被兵故耳因妻子在

廊而托贊上人爲覓栖止之所先擇東柯谷次及西枝
村卒結茅於同谷未幾入蜀結廬於浣花江上其後入
巫峽又有前江後山根之居已而巫峽敝廬贈崔侍御
而至夔州先寓西閣旋卜居赤甲又遷瀼西再遷東屯
此數年中課辛秀伐木遣信行修水筒催宗文樹雞柵
使獠奴阿段尋水源使張望補稻畦水其辛勤較成都
十倍矣後將出峽則以果園四十畝贈南卿兄而去以
後流落湖湘并無突黔之地矣後來東坡亦畧似之黃
州則有臨臯亭雪堂之居惠州則有白鶴觀之居儋州
則又結茅與黎人雜居亦隨地營宅然坡以遷謫難必
歸期故然少陵則偃師杜曲尚有家可歸且身是郎官

赴京尚可補選乃不作歸計處處卜居想以攜家不能
遠涉之故甚矣妻子之累人也

古人作畫多在素壁少陵題元武禪師屋壁所謂何年
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是也又有題元玄皇帝廟吳道子
所畫五聖像云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通泉觀薛少
保畫壁縣署後壁亦有薛少保畫鶴韋偃亦爲少陵寓
齋畫馬於壁少陵皆有詩可考也至如劉少府畫山水
幃及贈韋偃詩我有一匹好東絹請君放筆爲直幹則

練素矣

按讚語陽秋沙州龍興寺吳道子畫一壁作維摩示疾文殊來問一壁
作太子遊四門釋迦降魔又張彥遠名畫記西京唐安寺菩提院北壁
降魔變相道子畫也東齋記亦載蜀有大慈寺壁畫明皇按樂十眉圖東坡詠王
維畫亦云今觀此壁畫又詩云應似畫師吳道子高堂巨壁寫降魔是皆壁畫故
事放翁有嘉祐寺觀
壁間文與可墨竹詩

宋子京修唐書好取材於小說杜甫傳云甫嘗醉登嚴武之牀呼其父字武欲殺之冠鈞於簾者三其母救之乃止劉後村據杜哭嚴僕射歸櫬及八哀詩中有武一首諸將詩中亦有正憶往時嚴僕射一首謂杜嚴二公交情如此豈有欲殺之理此固確論也然杜在嚴幕亦實有不得意之處如立秋日院中有作云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到村云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遣悶呈鄭公云曉入朱扉啟昏歸盡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池上晚眺云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宿府云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投院內諸公云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又去矣

行一首云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則明明有逝將去汝之嘆蓋二公少時本以文字及戚誼深相交契武初鎮蜀杜來依之彼此以故人相接歡然無間及再鎮蜀表杜爲工部員外郎參謀幕府則已爲其屬官武氣岸自負房琯以故相爲其屬州刺史卽以屬禮待之想其於杜亦不復能如前此之濶畧禮節而杜猶以故人自待不免稍有取嫌之處觀杜卻還張舍人織成褥段云嘆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瑛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杜區區一幕僚何必引節鎮大官自戒此蓋借以諷武之驕恣而杜之鬱鬱不得意亦可想見於言外矣

且既爲幕僚其同官中必有相嫉妬者杜呈嚴詩云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大簡遂恩恩所謂周防者非有所猜疑乎又莫相疑一首云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語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是必同官中有間之於武者纖微芥蒂固所不免也至於武死而哭其歸櫬追憶交舊而列武於八哀詩中則以生平交契之深受惠之厚固莫如武而從前一時小小嫌疑自不復介懷讀詩者專信宋子京固非專信劉後村謂二公始終無纖毫間隙亦不必也

士當窮困時急於求進干謁貴人固所不免如李白上韓荆州書韓退之上宰相書皆是也杜集如贈汝陽王及韋左丞詩因其有知己之雅故作詩投贈自無可議至其贈翰林張垧云倘憶山陽笛悲歌在一聽上韋左相見素云爲公歌此曲涕淚在衣襟贈田舍人云揚雄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送田九判官云麾下賴君才竝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贈沈八丈云徒懷貢公喜颯颯鬢毛蒼幾於無處不乞援然張垧等猶皆同氣類之人也鮮于仲通則楊國忠之黨竝非儒臣而贈詩云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哥舒翰武夫也高適爲其掌書記杜送高詩請君問主將安用窮荒爲是固已薄翰之貪功邀寵矣而贈翰詩則又諛之以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末又云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若不勝其

乞哀者可知貧賤時自立之難也

詩人之窮莫窮於少陵當其遊吳越遊齊趙少年快意
裘馬清狂固尚未困阨天寶六載召試至長安報罷之
後則日益饑窘觀其詩可知也雨過蘇端端爲具酒則
云濁醪必在眼盡醉抒懷抱晦日尋崔戢李封則云晚
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病後
過王倚留飲則云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
而所食者不過香粳冬菹土酥豕肉而已鄭重感謝謂
主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程錄事還鄉攜酒
饌來就別則云內愧不突黔庶羞以調給素絲挈長魚
碧酒隨玉粒亦不過魚酒稻米也與妻子徒步至彭衙

閣前本
集當作前

有孫宰留宿具飯則云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甚至
向姪佐索米則云已應春得細正想滑流匙又云甚聞
霜蕪白重惠意如何則并乞及葱蕪矣在同谷親拾橡
栗至鬪黃精不獲而歸對兒女長嘆其景况可想也惟
入蜀以後前後在浣花草堂一二年稍免饑寒崔明府
見訪嚴鄭公出郊尚能留飲夔州以後又生事不給王
十五閣前會則云病身虛後味何幸飲兒童孟倉曹餽
酒醬二物則有詩誌惠甚至圍官送菜而嘆其以苦苣
馬齒掩乎嘉蔬迨至湖南則更流徙丐貸朝不謀夕遂
以牛肉白酒一醉飽而歿天以千秋萬歲名榮之於身
後而斗粟尺縑偏靳之於生前此理真不可解也或謂

詩必窮而後工此亦不然觀集中重經昭陵高都護驄
馬劉少府山水幃天育驃騎玉華宮九成宮曹霸丹青
韋偃雙松諸傑作皆在不甚饑窘時氣壯力厚有此巨
觀則又未必真以窮而後工也

甌北詩話卷三

韓昌黎詩

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顧李杜之前
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橫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
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
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
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
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
故時見斧鑿痕迹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
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

陽湖 趙翼 雲松

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後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轉失之矣

遊韓門者張籍李翱皇甫湜賈島侯喜劉師命張徹張署等昌黎皆以後輩待之盧仝崔立之雖屬平交昌黎亦不甚推重所心折者惟孟東野一人薦之於鄭餘慶則歷敘漢魏以來詩人至唐之陳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云有窮者孟郊受才實雄鷲固已推為李杜後一人其贈東野詩云昔年曾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我願化為雲東野化為龍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許其心折東野可謂至矣蓋昌黎本好為奇崛喬皇而東野盤空硬語妥帖

楊雄太玄經物登明堂喬喬皇

排鼻趣尚畧同才力又相等一旦相遇遂不覺膠之投漆相得無間宜其傾倒之至也今觀諸聯句詩凡昌黎與東野聯句必字字爭勝不肯稍讓與他人聯句則平易近人可知昌黎之於東野實有資其相長之功宋人疑聯句詩多係韓改孟黃山谷則謂韓何能改孟乃孟改韓耳此語雖未免過當要之二人工力悉敵實未易優劣昌黎作雙鳥詩喻己與東野一鳴而萬物皆不敢出聲東野詩亦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居然旗鼓相當不復謙讓至今果韓孟並稱蓋二人各自付其才分所至而預定聲價矣

東坡讀孟郊詩則云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又似煮彭蠡竟日嚼空螯要當關僧清未足當韓豪元道山論詩絕句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亦抑孟而伸韓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擣撫奇字詰曲其詞務
 為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昌黎詩如題炭
 谷湫云巨靈高其捧保此一掬慳謂湫不在平地而在
 山上也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謂時俗祭賽此湫龍
 神而已未具牲牢也送無本師云鯤鵬相摩宰兩舉快
 一噉形容其詩力之豪健也月蝕詩帝箸下腹嘗其餠
 謂烹此食月之蝦蟇以享天帝也思語俱奇真未經人
 道至如苦寒行云啾啾牕間雀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
 死卻得親包煇謂雀受凍難堪翻願就包炙之熱也竹
 簟云倒身甘寢百疾愈卻願天日恒炎曦謂因竹簟可
 愛轉願天不退暑而長臥此也此已不免過火然思力

它山按過
 大當作過

所至寧過毋不及所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至如南
 山詩之突起莫間筵詆訐陷乾寶仰喜呀不仆塌塞生
 恂愁達枿壯復奏和鄭相樊員外詩之稟生肖勦剛烹
 幹力健倔龜判錯袞黻呀豁疚掎掘征蜀詩之剝膚淡
 痕瘡敗面碎剝剝岩鈎踔狙猿水澆雜鱸蝟投奔鬧碯
 礮填隍滅僭僭蕪堞煽歆熺抉門呀拘闖踰梁排郁縮
 闖竇楔窟窳陸渾山火之益池波風肉陵屯電光礮礮
 頽目暖此等詞句徒孽牙齶舌而實無意義未免英雄
 欺人耳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奧澁而磊落
 豪橫自然挫籠萬有又如喜雪獻裴尚書咏月和崔舍
 人以及叉魚咏雪等詩更復措思極細遣詞極工雖工

於試帖者亦遜其穩麗此則大才無所不辦并以見詩之工固在此不在彼也

昌黎古詩用韻有通用數韻者有專用一韻者六一詩話謂其得韻寬則泛入旁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譬如善馭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騁惟意所之至於蟻封水曲又疾徐中節不少蹉跌此天下之至工也今按此日足可惜一首通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此外如元和聖德詩通用語麋馬有哿五韻孟東野失子詩通用先寒刪真支元六韻餘可類推其用窄韻亦不止病中贈張十八

一首如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一首又會合聯句二十四韻洪容齋謂除蠓蛹二字韻畧未收餘皆不出二腫之內今按蠓蛹二字唐韻本收在二腫則皆本韻也

聯句詩王伯大以為古無此體實創自昌黎沈括則謂虞廷賡歌漢武柏梁已肇其端晉賈充與妻李氏遂有連句六朝以前謂之連句見梁書及南史其後陶謝諸公亦偶一為之何遜集

中最多然皆寥寥短篇且文義不相連屬仍是各人之製而已是古來原有此體特長篇則始自昌黎耳今觀韓集中會合聯句則昌黎及孟郊張籍張徹四人所作石鼎聯句則軒轅彌明候喜劉師命所作獨無昌黎名或謂彌明即昌黎托名也鄆城夜會聯句則昌黎與李

命當作服

正封所作其他如同宿一首納涼一首秋雨一首雨中寄孟幾道一首征蜀一首城南一首遠遊一首鬪雞一首皆韓孟二人所作大概韓孟俱好奇故兩人如出一手其他則險易不同然卽二人聯句中亦自有利鈍惟鬪雞一首通篇警策遠遊一首亦尚不至散漫征蜀一首至一千餘字已覺太冗而段落尚覺分明至城南一首則一千五六百字自古聯句未有如此之冗者以城南爲題景物繁富本易填寫則必逐段勾勒清楚方醒眉目乃游覽郊墟憑弔園宅侈都會之壯麗寫人物之殷阜入林麓而思遊獵之娛過郊壇而述禋祀之肅層疊鋪敘段落不分則雖更增千百字亦非難事何必以

多爲貴哉近時朱竹垞查初白有水碓及觀造竹紙聯句層次清澈而體物之工抒詞之雅絲絲入扣幾無一字虛設恐韓孟復生亦嘆以爲不及也

自沈宋創爲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至昌黎又斬新開闢務爲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詩內鋪列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內鋪列東西南北四方之神譴瘧鬼詩內歷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是也又如南山詩連用數十或字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四首內一首連用五鳴字贈別元十八詩連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答張徹五律一首自起至結句句對偶又全用拘體轉覺生峭此則創體之最佳者

昌黎不但創格又創句法路傍堠云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此創句之佳者凡七言多上四字相連而下三字足之乃送區宏云落以斧引以纆微又云子去矣時若發機陸渾山火云溺厥邑囚之崑崙則上三字相連而下以四字足之自亦奇闢然終不可讀故集中只此數句以後亦莫有人仿之也

元和聖德詩敘劉闢被擒舉家就戮情景最慘曰解脫攀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偃僕牽頭曳足先斷腰脊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利膾脯蘇轍謂其少醜藉殊失雅頌之體張栻則謂正欲使各藩鎮聞之畏懼不敢爲逆一說皆非也才人

難得此等題以發揮筆力旣已遇之肯不盡力摹寫以暢其才思耶此詩正爲此數語而作也

南山詩古今推爲傑作潛溪詩話記孫莘老謂北征不如南山王平甫則謂南山不如北征各不相下時黃山谷年尚少適在座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南山雖不作可也其論遂定云此固持平之論究之山谷所謂工巧亦未必然凡詩必須切定題位方爲合作此詩不過鋪排山勢及景物之繁富而以險韻出之層疊不窮覺其氣力雄厚耳世間名山甚多詩中所咏何處不可移用而必於南山耶而謂之工巧耶則與北征固不可

同年語也

昌黎詩亦有晦澁俚俗不可爲法者芍藥歌云翠莖紅藥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所謂黃鍾家果何指耶答孟郊云弱拒喜張臂猛拏閒縮瓜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敲則竟寫揮拳相打矣未免太俗

昌黎詩中律詩最少五律尚有長篇及與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則全集僅十二首蓋才力雄厚惟古詩足以恣其馳驟一束於格式聲病卽難展其所長故不肯多作然律中如咏月咏雪諸詩極體物之工措詞之雅七律更無一不完善穩妥與古詩之奇崛判若兩手則又其隨物賦形不拘一格之能事

豈一作可

昌黎以主持風雅爲己任故調護氣類宏獎後進往往不遺餘力如薦孟郊於鄭相薦侯喜於盧郎中可類推也其於友誼亦最篤先與柳宗元劉禹錫交好及自監察御史貶陽山令實以上疏言事柳劉洩之於王伾王叔文等故有此遷謫然其赴江陵詩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冤讐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是猶隱約其詞而不忍斥言及柳劉得罪南竄昌黎憂其水土惡劣作永貞行云吾嘗同僚情豈勝具書所見非妄徵則更惓惓於舊日交情無幸災樂禍之語迨昌黎貶潮州柳尚在柳州昌黎贈元協律詩謂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且有答柳州食蝦蟇等詩旣死

猶爲之作羅池廟碑是昌黎與宗元始終無嫌隙亦可見其篤於故舊矣

昌黎以道自任因孟子距楊墨故終身亦闢佛老其於世之求仙者固謂吾寧屈曲在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矣諫佛骨一表尤見生平定力然平日所往來又多二氏之人如送張道士有詩送惠師靈師澄觀文暢大顛皆有詩文或疑其交遊無檢與平日持論互異不知昌黎正欲借此以暢其議論如謝自然白日昇天則嘆其爲妖魅所惑化爲異物華山女說法動人則譏其煽誘少年爭來聽講於澄觀則欲收斂加冠巾於惠師則云吾疾游惰者憐子愚且淳於靈師亦云方將斂之道且

欲冠其顛於文暢則草序排訐惟於大顛無貶詞則以其頗聰明識道理於張道士亦無貶詞則以其上書言事不用而歸固異乎尋常黃冠者流也賈島本爲僧名無本因昌黎言且棄僧服而舉進士然則與二氏之人往來亦復何害并非以空谷寂寥見似人者而喜也示兒詩自言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而備述屋宇之塏爽妻受誥封所往還無非公卿大夫以誘其勤學此已屬小見符讀書城南一首亦以兩家生子提孩時朝夕相同無甚差等及長而一龍一豬或爲公相勢位赫奕或爲馬卒日受鞭笞皆由學與不學之故此亦徒以利祿誘子宜宋人之議其後也不知舍利祿而專言品行

此宋以後道學諸儒之論宋以前固無此說也觀顏氏家訓柳氏家訓亦何嘗不以榮辱為勸誡耶

此宋以後道學諸儒之論宋以前固無此說也觀顏氏家訓柳氏家訓亦何嘗不以榮辱為勸誡耶

甌北詩話卷四

陽湖 趙翼 雲松

白香山詩

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為最韓孟尚奇警務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為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鬪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徒以輕俗訾之此不知詩者也元白二人才力本相敵然香山自歸洛以後益覺老榦無枝稱心而出隨筆抒寫并無求工見好之意而風

趣橫生一噴一醒視少年時與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競勝者更進一籌矣故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香山詩凡數次訂輯其長慶集經元微之編次者分諷諭閒適感傷三類蓋其少年欲有所濟於天下而托之諷諭冀以流聞宮禁裨益時政閒適感傷則隨時寫景述懷贈答之作故次之其自序謂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諷諭者兼濟之義也閒適感傷者獨善之義也大指如此至後集則長慶以後無復當世之志惟以安分知足翫景適情爲事故不復分類但分格詩律詩二種隨年編次而已今流傳諸本雖不免有前後錯雜之處然大概尚仍其舊

香山詩名最著及身已風行海內李謫仙後一人而已觀其與微之書云自長安至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其詩者士庶僧道孀婦處女之口往往有誦其詩者軍使高霞寓邀妓侑客妓曰我讀得白學士長恨歌豈他比哉由是增價漢南主人宴客諸妓見香山至指曰此秦中吟長恨歌主到矣微之序其集亦曰觀寺郵堠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摹勒街賣於市又雜林賈人求市頗切云其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有甚僞者亦能辨之是古來詩人及身得名未有如是之速且廣者蓋其得名在長恨歌一篇其事本易傳以易傳

之事爲絕妙之詞有聲有情可歌可泣文人學士旣歎爲不可及婦人女子亦喜聞而樂誦之是以不脛而走傳遍天下又有琵琶行一首助之此卽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况又有三千八百四十首之工且多哉中唐以後詩人皆求工於七律而古體不甚精詣故閱者多喜律體不喜古體惟香山詩則七律不甚動人古體則令人心賞意愜得一篇輒愛一篇幾於不忍釋手蓋香山主於用意用意則屬對排偶轉不能縱橫如意而出之以古詩則惟意所之辨才無碍且其筆快如并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鍊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劉夢得所謂郢人斤斲無痕迹

仙人衣裳棄刀尺者此古體所以獨絕也然近體中五言排律或百韻或數十韻皆研鍊精切語工而詞瞻氣勁而神完雖千百言亦沛然有餘無一懈筆當時元白唱和雄視百代者正在此後世卒無有能繼之此又不徒以古體見長也

大凡才人好名必創前古所未有而後可以傳世古來但有和詩無和韻唐人有和韻尚無次韻次韻實自元白始依次押韻前後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長篇累幅多至百韻少亦數十韻爭能鬪巧層出不窮此又古所未有也他人和韻不過一二首元白則多至十六卷凡一千餘篇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

世自不能不傳蓋元白覷此一體為歷代所無可從此
 出奇自量才力又為之而有餘故一往一來彼此角勝
 遂以之擅場微之上令狐相公書謂同門生白居易愛
 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千言或五百言小生自揣不能
 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
 難相挑耳白與元書亦謂敵則氣作急則計生以足下
 來章惟求相困故老僕報語不覺太誇觀此可以見二
 公才力之大矣今兩家次韻詩具在五言排律實屬工
 力悉敵不分勝負惟古詩往往和不及唱蓋唱先有意
 而後有詞和者或不能別有新意則不免稍形支絀也
 然二人創此體後次韻者固習以為常而篇幅之長且

多終莫有及之者至今猶推獨步也又如聯句一種韓

孟多用古體惟香山與裴度李絳李紳楊嗣復劉禹錫

王起張籍皆用五言排律此亦創體

按香山與微之唱和元白唱和因繼集與夢得有

五言排律長篇亦莫有如香山之多者渭上退居一百

韻謫江州有東南行一百韻微之以夢遊春七十韻見

寄廣為一百韻報之又代書詩寄微之一百韻赴忠州

舟中示弟行簡五十韻和微之投簡陽明洞五十韻想

東遊五十韻逢蕭徹話長安舊遊五十韻敘德抒情上

宣城崔相公四十韻新昌新居四十韻此外如三十二

十韻者更不可勝計此亦古來所未有也

劉白唱和集在杭州時崔元亮在湖州微之在越州有三州唱和集在洛時劉夢得在蘇州有吳洛寄和集又與裴令公等遊賞有洛中集

香山於古詩律詩中又多創體自成一格如洛陽有愚
叟五古內檢點盤中飯非精亦非糲檢點身上衣無餘
亦無闕天時方得所不寒又不熱體氣正調和不饑亦
不渴哭崔晦叔五古內邱園共誰卜山水共誰尋風月
共誰賞詩篇共誰吟花開共誰看酒熟共誰斟連用疊
調此一體也洛下春遊五排內府中三遇臘洛下五逢
春春樹花珠顆春塘水麴塵春娃無氣力春馬有精神
連用五春字此一體也和詩中有與原唱同意者則曰
和與原唱異意者則曰答如和微之詩十七章內有和
思歸樂答桃花之類此一體也律詩內偶作寄皇甫朗
之一首本是五排其中忽有數句云歷想爲官日無如

刺史時下又云分司勝刺史致仕勝分司何況園林下
欣然得朗之排偶中忽雜單行此又一體也酒庫五律
云野鶴一辭籠虛舟長任風送愁還鬧處移老入閒中
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第
七句忽單頂第六句說下雪夜小飲贈夢得七律一首
下半首云久將時背稱遺老多被人呼作散仙呼作散
仙應有以曾看東海變桑田亦以第七句單頂第六句
說下又一體也別淮南牛相公五排一首自首至尾每
一句說牛相一句自說自註云每對雙關分敘兩意此
又一體也至如六句成七律一首青蓮集中已有之香
山最多而其體又不一如忠州種桃杏云無論海角與

天涯大抵心安卽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
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前後單行中
間成對此六句律正體也櫻桃花下招客云櫻桃昨夜
開如雪鬢髮今年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
更顛狂誰能聞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一場此前四句
作兩聯末二句不對也蘇州柳云金谷園中黃嬋娜曲
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遊行遍不似蘇州柳最多飛
絮拂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此前二句作對後四
句不對也板橋路云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
條若爲此地今重過五十年前舊板橋更苦玉顏橋上
別不知消息到今朝此通首不對而亦編在六句律詩

中又一體也七言律贈皇甫朗之一首豔陽時節又蹉
跎遲暮光陰復若何一歲中分春日少百年通計老時
多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裡兼遭病折磨賴有銷憂治悶
藥君家醇酎我狂歌此以第五六句頂第三四句說下
又一體也蓋詩境愈老信筆所之不古不律自成片段
雖不免有恃老自恣之意要亦可備一體也

香山長慶集以諷諭閒適感傷三類分卷而古調樂府
歌行各體卽編於三類之內後集不復分此三類但以
格詩律詩分卷古來詩未有以格稱者大歷以後始有
齊梁格元和格則以詩之宗派而言轆轤格進退格則
律詩中又增限制無所謂格詩也茲乃分格律二種其

自序謂邇來復有格律詩洛中集記亦曰分司東都以來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序元少尹集亦曰著格律詩若干首律詩若干首是格與律對言實香山創名此外亦無有人稱格律詩者既以格與律相對則古體詩樂府歌行俱屬格律詩矣而俗本於後集十一卷之首格律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樣是直以格律詩又爲古詩中之一體矣汪立名辨之甚晰

香山詩恬淡閒適之趣多得之于陶韋其自吟拙計云時時自吟咏吟罷有所思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此外復誰愛惟有元微之又題潯陽樓云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蘇州詩情亦清閒此可以觀其趣向

所在也晚年自適其適但道其意所欲言無一雕飾實得力於二公耳集中有劾陶潛體詩十六首又有別韋蘇州一首按香山自敘年十四五時遊蘇杭間見太守甚尊不得從遊宴之列則於左司年輩本不相及何得有辭別之作此詩必非香山所作或他人詩攬入耳唐人五言古詩大篇莫如少陵之北征昌黎之南山二詩優劣黃山谷已嘗言之然香山亦有遊王順山悟真寺一首多至一千三百字世顧未有言及者今以其詩與南山相校南山詩但籠侷摹寫山景用數十或字極力刻畫而以之移寫他山亦可通用悟真寺詩則先寫入山次寫入寺先憩賓位次至玉像殿次觀音巖點明

是夕宿寺中明日又由南塢路過藍谷登其巔又到藍水環流處上中頂最高峯尋謁一片石仙人祠廻尋畫龍堂有吳道子畫楮河南書總結登歷凡五日層次既極清楚且一處寫一處景物不可移易他處較南山詩似更過之又北征南山皆用仄韵故氣力健舉此但用平韵而逐層鋪敘沛然有餘無一語冗弱覺更難也而詩人不知則以香山有長恨琵琶諸大篇膾炙人口遂置此詩於不問耳

長恨歌自是千古絕作其敘楊妃入宮與陳鴻所傳選自壽邸者不同非惟懼文字之禍亦諱惡之義本當如是也惟方士訪至蓬萊得妃密語歸報上皇一節此蓋

時俗訛傳本非實事明皇自蜀還長安居興慶宮地近市廛尚有外人進見之事及上元元年李輔國矯詔遷之於西內元從之陳元禮高力士等皆流徙遠方左右近侍悉另易人宮禁嚴密內外不通可知且鴻傳云上皇得方士歸奏其年夏四月卽晏駕則是寶應元年事也其時肅宗臥病輔國疑忌益深關防必益密豈有聽方士出入之理卽方士能隱形入見而金釵鈿盒有物有質又豈馭氣者所能攜帶此必無之事特一時俚俗傳聞易於聳聽香山竟爲詩以實之遂成千古耳

琵琶行亦是絕作然身爲本郡上佐送客到船聞鄰船有琵琶女不問良賤卽呼使奏技此豈居官者所爲豈

唐時法令疎濶若此耶蓋特香山借以爲題發抒其才思耳然在鄂州又有夜聞歌者一首云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沾襟低眉終不說則聞歌覓人竟有其事恬不爲恠矣

香山歷官所得俸入多少往往見於詩爲校書郎云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塾屋尉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京兆戶曹參軍云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困江州司馬云官品至第五俸錢四五萬太子賓客分司云俸錢七八萬給受無虛月刑部侍郎云秋官月俸八九萬太子少傅云月俸百千官二

品朝廷僱我作閒人刑部尚書致仕云半俸資身亦有餘又云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支歲滿困又有詩云壽及七十五俸需五十千此可當職官食貨二志也

香山詩不惟記俸兼記品服初爲校書郎至江州司馬皆衣青綠有春去詩云青衫不改去年身寄微之云折腰俱老綠衫中及琵琶行所云江州司馬青衫濕是也

行軍司馬則衣緋有奇李景儉唐郵行軍司馬云四十著緋軍司馬

爲刺史始得著緋有忠州初著

緋答友人詩有謝裴常侍贈緋袍魚袋詩由忠州刺史除尚書郎則又脫緋而衣青有詩云便留朱紱還鈴閣卻著青袍侍玉除時微之已著緋故贈詩云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殷及除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則

又著緋而微之已衣紫故贈詩云我朱君紫綬猶未得
差肩除秘書監始賜金紫有拜賜金紫詩云紫袍新秘
監白首舊書生太子少傅品服亦同故詩云勿謂身未
貴金章照紫袍此又可抵輿服志也

雲溪友議引本事集謂香山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
嘗爲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是樊素小蠻本兩
人也然香山集無此詩其鬻駱馬遣楊柳枝見於不能
忘情吟者曰駱反廐素反閩素兮素兮爲我歌楊柳枝
與爾歸醉鄉去來則但有樊素而無所謂小蠻者按香
山詩云菱角執笳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
意歌自註菱谷紅紫皆小蠻名又春晚尋夢得詩云還

攜小蠻去試覓老劉看自註小蠻酒榼名則所謂小蠻
者乃歌妓及宴具之通稱非一人專名也然別柳枝詩
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又詩云去歲樓中別柳枝自註樊
蠻也二妓皆以柳枝目之又天寒晚起詩云十年貧健
是樊蠻則又實有樊素小蠻二人意當時善歌柳枝者
素之外又有一人舊以通稱之小蠻呼之而無專名耳
香山有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作詩劉夢得答香山亦云
今朝停五馬不是爲羅敷則能唱柳枝之小蠻當卽羅
姓也

香山舉進士試牕中列遠岫省試玉水記方流詩皆無
足觀不過浮詞敷演初未清切摹寫在今時試帖中尚

屬劣等豈貞元詩家猶未有刻畫一派耶全集中亦不免有拙句率句複調複意如西樓喜雪云散麵遮槐市堆花壓柳橋又云北市風生飄散麵以散麵喻雪何異撒鹽答杜相公以詩見寄云剪裁五言須用鉞以其官節度秉旄鉞也然太生硬寄元九云若不九重中掌事即須千里外抽身贈夢得云頭垂白髮我思退脚踏青雲君欲忙題池西小樓云雖貧眼下無妨樂縱病心中不與愁贈夢得云無情一任他春去不醉爭消得日長又云政事素無爭學得風情舊有且將來又代夢得吟云世上爭先從儘汝人間鬪在不如吾當時有元輕白俗之謂蓋為此等句也又有句法相同者且遊一首云

舊本集作盡

遊得且須遊題西池小樓云春來遊得且須遊酬牛相公見戲云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杭州官舍云起嘗一甌茗行讀一卷書偶作二首內云或飲茶一盞或吟詩一章首夏病間云或飲一甌茗或吟兩句詩咏意云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甌咏所樂云或開書一篇或飲酒一卮池上篇亦云時飲一杯或吟一篇此句法之重複者也又有詞意相同者傷友一首謂貧賤至交及貴則棄若路人而寓意五首內又將此意作一首贈同座云花叢便不入猶自未甘心病假云與春無分未甘心病入新正又云便休心未服更試一春看此一意凡三見對紅葉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與劉明府共飲

病假之假去聲晉書
休假猶漢
音歸

云貌偷花色老暫去一意凡兩見贈蕭殷二協律云我
有大裘君未見寬廣和暖如陽春若令在郡得五考與
君展覆杭州人布裘詩又云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垠
新製綾襖又云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一
意亦三見薔薇花一叢獨死云乾坤無厚薄草木自榮
衰初到江州寄翰林諸公云雨露施恩無厚薄蓬茅隨
分有榮枯一意凡兩見曲江感秋云榮名與壯齒相避
如朝暮時命始欲來年顏已非故短歌行云耳目聾暗
後堂上調絲竹牙齒缺落時盤中堆酒肉榮華與少壯
相避如寒燠日漸長云年顏盛壯名未成官職欲高身
已老有感云貧賤當壯年富榮臨暮齒一意凡四見哭

劉敦質云愚者多貴壽賢者獨賤述和微之云真宰倒
持生殺柄閒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背下龜千年不
死仍無病傷楊宏貞云顏子既短命楊生亦早指誰識
天地心獨與龜鶴年嘆老云人生不滿百不得長歡樂
誰會天地心千齡與龜鶴哭王質夫云江南有毒蟒江
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夫不識彼何德不識
此何辜一意凡六見蓋詩太多自不免有此病也

香山有過洞庭湖詩謂大禹治水何不盡驅諸水直注
之海而畱此大浸佔湖南千里之地若去水作陸又可
活數百萬生靈增入司徒籍豈禹時苗頑不用命遂不
能與此役耶此書生之見好爲議論而不可行者也萬

本集卷八
自蜀江至
洞庭湖曰
有感而作
佔字書與
沾通

山之水奔騰而下其中途必有停瀦之處始不衝溢爲患如江西之有鄱陽江南之有巢湖淇澤湖太湖隨時容納以緩其勢故爲害較少黃河之水無地停蓄遂歲歲爲患若令蜀江出峽後卽挾衆水直趨東海其間吳楚經由之地橫潰衝決將有更甚於黃河者香山但發議以騁其詩才而不知見笑於有識也

香山出身貧寒故易於知足少年時西歸一首云馬瘦衣裳破別家來二年憶歸復愁歸無一囊錢朱陳村詩云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入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饑色夜寢無安魂可見其少時奔走衣食之苦矣故自登科第入仕途所至安之無不足之意由京

兆戶曹叅軍丁母憂退居渭上村云新屋五六間古槐八九樹已若稍有寧宇江州司馬雖以謫去然種櫻桃詩云上佐近來多五考少應四度見花開忠州刺史雖遠惡地然種桃杏詩云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是所至卽以數年爲期未嘗求速化自忠州歸朝買宅於新昌里雖湫隘而有小園詩云門閭堪作葢堂室可鋪筵已覺自適及刺杭州歸有餘貲又買東都履道里楊憑宅有林園池館之勝遂有終焉之志尋授蘇州刺史一年卽病免歸授刑部侍郎不久又病免歸除河南尹三年又病免歸除同州刺史亦稱病不拜皆爲此居也直至加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始終不出

洛陽一步可見其苟合苟完所志有限實由於食貧居賤之有素汙可小康卽處之泰然不復求多也然其知足安分在此而貧儒驟富露出措大本色亦在此纔謫江州遇李馬二妓卽贈以詩盧侍御席上小妓乞詩輒比之雨中神女月中仙迨歷守杭蘇無處不挾妓出遊李娟張態商玲瓏謝好陳寵沈平心奴胡容等見於吟咏者不一而足遊虎邱則云搖曳雙紅旆娉婷十翠娥遊洞庭則云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俱不覺沾沾自喜鳴其得意其後歸朝歸洛并有自置妓樂如菱角谷兒紅綃紫綃樊素小蠻等嘗親爲教演所謂新樂錚鏦教欲成蒼頭碧玉盡家生則歌舞多奴婢矣

教而未成則云老去將何遣散愁新教小玉按梁州答蘇庶子云不敢邀君無別意管絃生澁未堪聽教成後則云管絃漸好新教得羅綺雖貧不外求又云等閒池上畱賓客隨事燈前有管絃又云三嫌老醜換蛾眉以色衰而別換佳麗則更求精於色藝非聊爾充數者甚至與畱守牛相公家妓樂合宴云兩家合奏洞房夜八月連陰秋雨時又向裴令公借南莊攜家妓讌賞云擬提社酒攜村妓擅入朱門莫恠無可見其家樂直可與宰相畱守比賽精麗而見之詩篇津津有味適自形其小家氣象所謂不得當年有猶勝到老無者固暮年消遣之一事耶

新唐書本傳謂二李黨事互相傾軋楊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於李宗閔居易懼以黨人見斥乃移病還東都是太和初年也舊唐書謂居易流落江湖四五年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則元和十年謫江州後也今以其詩考之則退休之志不惟不始於太和并不始於元和十年而元和之初已早有此志是時授拾遺入翰林年少氣銳本欲有以自見於世故論王鏐以賂謀宰相論裴均不當違制進奉論李師道不當掠美以私財代贖魏徵宅論吐突承瓘不當以中使統兵論元稹不當以中使謫官皆侃侃不撓冀以裨益時政然已爲當事者側目始知仕途險艱早有林下樂志之想

觀其在江州寄微之書昔與微之在朝同蓄退休之心迨今十年淪落老大追尋前約且訂後期可知同在禁近時早有此約矣謫江州有自誨一首謂年已四十四卽活至七十亦不過二十六年惟當饑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何必捨此而遑遑他求此尤其思退之本懷也惟因家事落然不能無藉於祿仕其見之吟咏者亦自不諱在江州云欲作妻孥計須營伏臘資自忠州歸買宅新昌里卽云囊中貯餘俸郭外買閒田然究不能贍足則云非無解掛簪纓意未有支持伏臘資初至杭州尚云欲將閒送老須著病辭官更待年終後支持歸計看及三年去任宦橐已豐則云三年請祿俸頗有

餘衣食乃至僮僕間皆無凍餒色又云渭北莊猶在錢塘俸尚殘如能便歸去亦不至饑寒買履道里新居云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後刺蘇州又云一日又一日自問何留滯為貪逐日俸擬作歸田計去蘇州後又云僮僕減來無冗食資糧算外有餘錢攜將貯作邱中計猶免饑寒得數年自是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遂不復外出年纔五十八耳笙歌遊賞娛情送老固宦成之樂事不足為怪而回視元和初年與微之相約退休可謂不負初心非真因二李黨起始引身遠害也有祿以贍其家有才以傳於後香山自視固已獨有千古權位勢利曾不足當其一唾豈徒以明哲保身為得策耶微之

既與香山早有成約其後急於入相頓忘夙心至與裴度相軋貽譏清議則其與香山早約時本非真意故不能踐言耳

葉少蘊云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楊與元微之牛僧孺相厚而不累於元牛與裴晉公相善而不因晉公以進與李德裕素不協而不為德裕所忌惟不汲汲於進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場也然則香山退休之志雖不因黨禍而因退休得免黨禍則亦未嘗無因也

唐人最重座主門生之誼今皆見香山集中有賀楊僕射致仕後楊侍郎門生合宴席上作則門生宴座主之父也又有與諸同年賀座主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自註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則座主之座主也按香山於貞元十六年在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試性習相遠近賦玉水記方流詩則座主郢也而郢在禮部侍郎蕭昕下第九人登第實寶應二年癸卯迨郢拜

太常時幾四十年矣。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
 丁卯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今又十三年見門生之下
 又有門生可謂耆宿盛事。全唐詩話記楊於陵僕射入
 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歸宴於新昌里第。
 元白俱在座。楊汝士詩最後成中有文章舊價留鸞掖。
 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自誇壓倒元白。卽此會也。惟白
 詩謂楊僕射致仕有此宴。而詩話謂入覲有此宴。稍不
 同。自當以香山詩爲正。香山又有送牛相公出鎮淮南
 詩云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牛相卽僧孺也。自註元
 和初牛相公應制策登第。余爲翰林考覈官。云後僧孺
 以宰相畱守洛中。香山方居履道里。過從甚密。牛嘗宴

香山於府第。香山詩云政事堂中老丞相。制科場裡舊
 將軍。此又座主門生故事。今香山集皆有之。亦可以備

科第典故。

新唐書楊嗣復傳謂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

元和中方士燒鍊之術盛行。士大夫多有信之者。香山
 作廬山草堂亦嘗與鍊師郭虛舟燒丹垂成。而敗。明日
 而忠州刺史除書至。故東坡志林謂世間出世間不能
 兩遂也。觀其與虛舟詩云泥壇方合矩。鑄鼎圓中規。二
 物正訢合。厥狀何恠奇。綢繆夫婦體。狎獵魚龍姿。心塵
 未潔淨。火候遂參差。先生彈指起。姪女隨烟飛。藥竈今
 夕罷。詔書明日追。正指此事亦可見燒鍊時果有陰陽
 配合之象。所以易動人也。勸酒詩云丹砂見火去無迹。

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藥消息乖時候至今殘丹砂燒
 乾不成就蓋自此以後遂不復留意答張道士云丹砂
 一粒不曾嘗又答張道士見訊云賢人易狎須勤飲姪
 女難禁莫漫燒張道士輸白道士一杯沈瀆便逍遙思
 舊云服氣崔常侍晦燒丹鄭舍人居共期生羽翼那忽
 化灰塵自云惟知趁杯酒不解鍊金銀感舊云退之服
 硫磺一病竟不痊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惟余不服
 食老命反遲延但耽葷與血不識汞與鉛是香山不惑
 於服食之說審矣乃晚年又有燒藥不成命酒獨酌詩
 云白髮逢秋王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姪女爭免作衰翁
 又與李侍郎結道友以藥術為事而李長逝悼以詩云

王本集云
 去声一本
 王作短

金丹同學都無益是晚年又嘗留意於此宜陳後山有
 白笑未竟人復吁之謂也香山性情本無拘滯人以爲
 可亦姑從之然終未嘗以身試耳

香山九老圖故事新唐書謂居易與胡杲吉叟鄭據劉
 真虛真張渾狄兼謩盧貞讌集皆高年不事者人慕之
 繪為九老圖此未考香山集也其自序七老會詩謂胡
 吉劉鄭盧張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在履道坊合成
 尚齒之會七老相顧以為希有各賦七言六韻一章以
 紀之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也秘書監狄兼謩河
 南尹盧真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後序又云其
 年夏又有二老李元爽僧如滿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

真當作貞

貞當作真

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為九老圖是七老內無狄盧二人增元爽如滿為九老也今汪立名本并考諸人官位年壽及詩附於後較為詳核惟吉收作吉皎稍異今竝載之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范陽盧貞年八十三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三僧如滿年九十五此二人無詩香山各作一絕句贈之宋元豐五年文

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著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著英堂閩人鄭魚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七十時宣徽使王拱宸留守北京貽書願與斯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

它山曰者
英會頗未
邵氏聞見
錄詳之言
行錄引之
叙文略公
下

唐九老飲茶故事請入
會見朱子各臣言行錄

香山與韓昌黎同時年位亦相等然昌黎集僅有同張籍遊曲江寄白舍人詩一首香山集有和韓侍郎苦雨一詩同韓侍郎遊鄭家池小飲一詩久不見韓侍郎一詩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亭一詩和韓侍郎張博士遊曲江見寄一詩又老戒一首內云我有白頭戒聞於韓侍郎此外更無贈答之作而與張籍往還最熟贈籍詩云昔我為近臣君常稀到門今我官職冷惟君往來頻問其所與遊獨言韓舍人其次即及我我愧非其倫蓋白與韓本不相識籍為之作合也香山集中與張籍詩最多自其為太祝為博士為水部員外皆見集中其交

之久可知此外韓門弟子樊宗師李翱亦見香山集
香山在忠州城東有坡嘗種花於其上故有東坡種花
詩持錢買花柳城東坡上栽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
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栽樹蘇子瞻在
黃州以東坡爲號蓋本於此子瞻生平敬慕香山屢形
吟咏如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
士守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洪容齋所謂子瞻景仰
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北人用黍作酒南人用糟蒸酒皆曰燒酒此二字亦見
香山集中在忠州荔支樓對酒云荔支新熟雞冠色燒

酒初開琥珀香又咏家醞云色洞玉壺無表裡此卽今
之燒酒也今人愛陳酒古人則愛新酒亦見香山集有
家釀新熟每嘗輒醉答妻姪等詩對新家醞詩和微之
嘗新酒詩雪中酒熟攜訪吳秘監詩又憶皇甫朗之云
新酒此時熟故人何日來又答皇甫云最恨潑醅新酒
熟迎冬不得共君嘗耳順吟云閒開新酒嘗數盞水齋
云新酒客來方宴飲舊堂主在重歡娛書紳云新酒始
開甕舊穀猶滿困池上小舟云牀前有新酒獨酌還獨
嘗冬初酒熟云一甕新醅酒偶吟云舊詩多忘卻新酒
且嘗看罷府尹將歸云更憐家醞迎春熟一甕醞酬待
我歸閒居云揭甕偷嘗新熟酒甚至府中夜宴云閒留

甚悉其說

賓客嘗新酒醉領笙歌上小舟牛相公見過云貧家何
所有新酒兩三杯是宴貴客亦用新酒矣

香山集有青氈帳詩二十韻中有云有頂中央聳無隅
四嚮圓又云北製因戎創南移逐虜遷按其製頂高體
圓來自戎俗卽今蒙古包也但今製用白氈而朱其頂
香山所咏則純用青氈耳

才人未有不愛名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所撰詩文曾
寫五本一送廬山東林寺經藏堂一送蘇州南禪寺經
藏內一送東都聖壽寺鉢墻院律庫樓一付姪龜郎一
付外孫談閣童此香山所自記也舊唐書謂其集送江
州東西二林及香山聖善寺春明退朝錄謂寄藏廬山

東林寺龍門香山寺蓋皆摘舉之詞後高駢在淮南寄
語江西廉使取東林本而有之香山寺本經亂亦不復
存履道宅後爲普明僧院唐明宗子秦王從榮施大字
經藏於院又寫香山本真經藏中以香山詩筆之精當
處處有鬼神呵護豈患其不傳乃及身計慮及此一如
杜元凱欲刻二碑一置峴山之巔一沉襄江之底才人
名心如此今按李杜集多有散落所存不過十之二三
而香山詩獨全部流傳至今不缺未必非廣爲藏貯之
力也

